

情仇

【飞鹰 著】
QING XIA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情 俠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侠/飞鹰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4. 7
ISBN 7 - 5039 - 2574 - 4

I. 情… II. 飞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5629 号

情 侠

著 者 飞 鹰

责任编辑 蔡宛若

责任校对 张 莉

封面设计 

版式设计 宝 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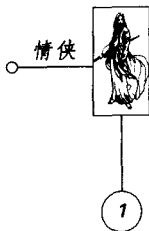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15. 875

字 数 350 千字

书 号 ISBN 7 - 5039 - 2574 - 4/I · 1207

定 价 23. 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目录

- 第一章 断送一生憔悴 只消几个黄昏/(2)
- 第二章 千里断肠 关山古道/(12)
- 第三章 舞低杨柳楼心月 歌尽桃花扇底风/(25)
- 第四章 往事堪惊 万千恨 恨极在天涯/(43)
- 第五章 愁损翠黛双娥 日日画阑独凭/(57)
- 第六章 红烛自怜无好计 夜寒空替人垂泪/(76)
- 第七章 石榴半涂红布蹙/(91)
- 第八章 使行人到此 忠愤气填膺 有泪如倾/(106)
- 第九章 明月如霜 好风如水 清景无限/(124)
- 第十章 凝泪眼 神京路 断鸿声远长天暮/(139)
- 第十一章 旧恨春江流不尽 新恨云山千叠/(155)
- 第十二章 憔悴天涯 故人相遇情如故/(179)
- 第十三章 无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/(195)



- 第十四章 黯相望 断鸿声里 立尽斜阳/(210)
- 第十五章 缥缈危亭 笑谈独在千峰上/(228)
- 第十六章 追想当年事 殆天数 非人力/(246)
- 第十七章 岂知聚散难期 翻成雨恨云愁/(262)
- 第十八章 莫计风雨凋零 兴亡民生苦/(278)
- 第十九章 春风依旧 着意随杨柳/(296)
- 第二十章 我亦情多不忍闻 怕和我 成憔悴/(313)
- 第二十一章 同是天涯伤怀人 几番落寞与情多/(338)
- 第二十二章 不堪世间情义多 多情总被痴情惹/(362)
- 第二十三章 落花已作风前舞 又送黄昏雨/(381)
- 第二十四章 恨如芳草 萋萋划尽还生/(401)
- 第二十五章 如今风雨西楼夜 不听清歌也泪垂/(422)
- 第二十六章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/(440)
- 第二十七章 望碧云空暮 佳人何处 梦魂俱远/(458)
- 第二十八章 无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/(476)
- 尾 声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/(502)



大漠，残阳如血，风厉如刀。冷啸天揉揉被砂石磨疼的脚，无比坚定地朝前方走去。一见到人，他立刻满怀希望热切地询问：“您见过一个身穿白衣，头系黄色绒巾的女子吗？她，很是清丽无双的……”当路人摇头时，希望便如绚丽的水泡般一闪而逝。于是，他重重地握了一下手中的长剑，又坚定地大踏步朝前方走去，直到背影消失在沉沉夜幕中……

长江，江水翻涌，大雨如注。冷啸天摸摸让大雨淋湿的脸，无比坚定地朝前方走去。一逢上人，他依旧满怀希望热切地询问：“您见过这样一个女子吗？她一袭白衣，头系黄色绒巾，很是清丽无双的……”当路人又是摇头时，他的希望又如绚丽的水泡般一闪而逝。于是，他又重重地握了一下手中的长剑，大踏步坚定地朝前方走去，直到背影消失在沉沉夜幕中……

中原，繁华阜丽，人潮涌动。冷啸天眨眨盯视得酸累的眼，无比坚定地朝前方走去。一逢上人，他一如既往地满怀希望热切地询问：“您见过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吗？她头上系着黄色的绒巾，很是清丽无双……她叫风竹，廖风竹！”路人仍是摇头，他的希望仍如绚丽的水泡般一闪而逝。他终于发出一声长叹：“风竹，风竹！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呢？”于是，重重地握了一下手中的长剑，他又大踏步坚定地朝前方走去，直到背影消失在沉沉夜幕中，江南、塞外、西域、草原、荒山、戈壁……到处都有了她的背影，到处都有了她的失望。



第一章

断送一生憔悴 只消几个黄昏

明佑棹十七年，时值寒冬，关外冷飕飕侵肌裂骨的凛冽朔风刮起漫地败叶，争如贴地蝴蝶般忽旋忽转忽飞忽落。四野萧条荒凉，原本郁郁葱葱的翠柳被吹得干枯，原本昂昂挺拔的绿杨也泛出黄土的色调来。

一座光秃秃峻峭突兀的大山冷冷峻峻地矗立眼前。裸露的巉岩峭石尖如刀剑，壁立的峦幕峰嶂直抵云霄。在崔嵬嵯峨的山顶是人工开凿的几十丈平台，筑建着峥嵘威然的一座大殿。

大殿画栋雕甍气势磅礴，正中一块牌匾红底金字，写着三个极其醒目的大字：无情殿。

殿边一块巨大的青石上凿刻着龙飞凤舞的四句诗：

“天下无物似情深，情至深处若无情。一足踏情飞升去，人间空余两袖风。”

两旁各有配殿，修缮得亦是宏伟壮观。



此时天刚蒙蒙亮，阴沉的天气犹如黄昏，殿前跪着一位少妇，不知是由于风寒刺骨还是罗衣单薄，她不住地瑟瑟发抖。少妇额前的秀发不时被疾风掠起，澄清见底的眼窝里蓄满了清泪却极力忍住啜泣，她狠狠咬住下唇，直咬得嘴唇青紫渗出血滴来。

殿内黑黢黢鸦雀无声，须得仔细观瞧，方能发现圣座上有个月像般的男人圆睁着怒目紧闭着双唇决然端坐，眼中射出灼烫沸滚的光怔怔地直视着少妇，仿佛要把她视得雪化、视得灰飞、视得虚无。

时间就此凝滞。

突然，一声婴儿啼哭破空传来，从殿前崎岖的石径上狂奔而来一位少女，她身着藕色长裙，芦苇般飘飘的长发散在脑后。哭声就是从她怀中发出的，而她也哭喊道：“夫人，夫人！”

跪着的少妇泪眼里登时焕出神采，猛地起身，飞快地向少女迎去。少女奔跑逾疾，冷不防脚下一滑，一个趔趄跌倒在地，婴儿脱手而出，少女尖叫一声，却见少妇往前鹰扑，牢牢地抱住孩子。少女这才长吁了一口气。

少妇目不转睛地盯着孩子，痴痴地、痴痴地盯着孩子，仿佛要在这一瞬间看出几年、几十年的遍数来。孩子的眼角尚有泪滴，但已认出了少妇，张着小嘴含糊不清地嚷着。少妇大滴大滴地落下泪来，却仍极力忍住痛哭。因为她害怕哭出的悲情连同痛彻心肺的疼爱喷薄而出一泻千里，会令听到的人回肠九曲。

长发少女见此情景，不由失声悲泣，回身向殿内奔去，来至圣座前扑通跪倒，不住地叩头哭道：“帮主！求您莫要撵走夫人，霜儿还这么小，怎能没有亲娘哪！——帮主，夫人没做



对不起您的事，秋韵敢以性命担保，夫人不是那样人，啊……啊……您竟会不相信夫人的为人吗？老天爷哪，您可怜可怜夫人吧！可怜的霜儿……”

男子灼烫的眼神渐渐冷漠，冷漠得如同侵肌裂肤的凛风，男子的脸渐渐板起，板得如同峻峭突兀的参天峭石。冷漠的眼神和板起的脸连同整个身躯都化作石雕铁塑。

整个大殿充斥着冷涩和死寂，只有少女的嚎哭声在回荡。少女不停地叩头，不停地哀求，泪水如断线珍珠般不住地洒落。如果水滴能穿石的话，少女的泪也应该能够穿透男人的冷漠，但若这冷漠与冷峻的无情山连成一片，少女的泪，婴儿的泪，少妇的泪都无能为力了……

庄严空旷的殿内，秋韵仍流泪泣求：“……霜儿只有一岁啊，她还小，帮主，您赶走夫人，霜儿就成了没娘的孩儿！没娘的孩儿是无根的草，风一吹就四散飘摇；没娘的孩儿是水中的浮萍，禁不起雨打浪翻的——您真狠心让霜儿无依无靠没着没落吗？……多可怜，多可怜呀！”她一挺身趴到男子脚下，抓住他的双腿用力地摇晃，“夫人没做对不起您的事，她是冰清玉洁的，帮主啊——呜——呜——您的心竟是石头做的吗，怎的比铁还硬！她娘儿俩一个嗷嗷待哺，一个含冤不白，你只管无情无义地撵走了夫人，也不想让人怎么往下活？……帮主！留——留下夫人吧！”

又过了很久，石像仍是石像。秋韵的声音越来越嘶哑，越来越无力，慢慢地变得低沉，低沉得仿佛是从深深地狱中传出来的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少妇悄然立在她的身后，开口道：“秋韵，不用再求了，没用的。”言语中一股凄怆悲凉。

少妇抬起苍白憔悴的脸，直直地瞧着圣座上的男子，眼神显得绝望。她是位绝世佳丽，虽然浑身微颤，虽然面有泪痕，



虽然双唇青紫且有齿痕血迹，仍遮掩不住令人一见倾心的美丽。她极力压抑住内心的剧烈翻腾，将婴儿轻轻地交给少女，道：“秋韵，霜儿全托付你了，望你看在姐妹情分上，代我好好地照顾她。——我，走了！”说罢，抬脚朝外走去。

秋韵慌忙拽住少妇裙角，哭道：“您再求求帮主，他不会真的赶夫人走的！”说完，又朝男子哀求。

少妇的心揪作一团，却没有走，——或许在她的心底亦是盼望圣座上的男子回心转意开口留她的。少妇听得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，听得见秋韵的嘶哑哀求声，婴儿又哭叫了，一时间，大殿内的哀求声、哭叫声和殿外的狂风声响在一处。

石像右手的中指似乎动了动，嘴唇也似乎动了动，然而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石像终于没有发出一丝声息，又纹丝不动了。

少妇倏然闭上双眼，一行清泪缓缓淌下，她彻底绝望了，猛地疾步向外走去，只想着尽快离开这石雕的世界，离开这无情的山峰！

秋韵怀抱着婴儿追了出来，边跑边大喊：“夫人！夫人——！”

两道美丽的身影在光秃秃寸草皆无的山石间奔走着，追逐着。秋韵的喊声令少妇不忍，在山脚，少妇终于驻足停步。片刻之后，秋韵气喘吁吁地赶到，气息还没有喘匀便道：“夫人，这事却从何说起？唉！”她打个唉声，惨颜道：“真是祸从天降。可是您要去哪里啊？！”

少妇摇摇头，抬手理了一理齐齐整整的鬓发，望着黄昏般晨霭氤氲的山顶，道：“我也不晓得。”秋韵道：“您干吗不求求帮主呢？”少妇凄然一笑道：“求？我与他做了两年的夫妻，他竟不相信我的为人，既如此，我又何必求呢？一场夫妻，平日



里说尽山盟海誓之言,这时候宁信奸人谗言挑拨存心诬陷,便狠心撵我,我又复何言?”

秋韵道:“那现在可如何是好?”说着递过一个布包,道:“秋韵只有这些体己钱,您留着用!”少妇摇头,轻轻地抱过孩子。孩子眨着忽闪忽闪的眼睛,嘻嘻笑了。少妇心头一酸,低头吻孩子的眼睛,吻孩子的小脸,孩子欢喜得叽叽喳喳地雀叫。

少妇道:“霜儿,我的霜儿,要成……没娘的孩子啦……”一语未毕,泪水夺眶而出。孩子仿佛感觉到了什么,也“哇”的一声大哭。少妇用脸紧紧贴着孩子的脸抽泣了半晌,才抬起头来。看着女儿挂满泪珠的小脸,少妇自怀中掏出一方素帕极尽温柔极尽悉心地替女儿拭擦。在这样温柔的拭擦中透露出无可比拟的深厚的母爱。之后,她顺手将素帕塞进女儿怀中,道:“霜儿,娘的心肝,娘的心肝……”话未说完将婴儿塞给秋韵猛一转身腾空而去,任凭秋韵喊叫,任凭婴儿啼哭,再没有转回头来。

少妇名叫廖风竹,本是无情帮帮主冷啸天的妻子,她离了无情山漫无目的地朝前走,关外的清晨格外阴冷刺骨,一望无尽的荒野山岭被阴沉灰暗的天穹压得透不过气。寒风肆虐,四周更显得苍凉。

廖风竹麻木地一步一步地走着,眼前晃过一片又一片的枯林,一片又一片的平地,接着又是起伏凹凸的大山。路上没有行人,只有寒风雪海冰山触目生悲。廖风竹好不容易从恍惚中清醒过来,抬头再看已是日近正午,西方的云层越积越厚,铅灰的惨日在云层后苦苦挣扎。廖风竹越来越冷,渐渐觉得头脑发胀,鼻塞不通,身上一阵阵地发虚汗。廖风竹心知不好,强自挣扎,提着精神赶路,希冀能够逢上村庄镇店。



可巧，身后面传来马蹄声，廖风竹抬眼见是一位红袄绿裙的年轻女郎驾车而来，忙道：“姑娘且住！”

那女郎一带缰绳停了马车，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廖风竹：十六七岁的年纪，黄焦焦的面容，红肿胀的眼睛，像经风的霜叶一般落寞憔悴，似哀非哀的明眸中流露出内心的凄惋与伤怀。

廖风竹软语言道：“姑娘您行行好，带我一起走吧！”

女郎问道：“你给多少银两？”

“啊？”廖风竹一愣，后悔没有收秋韵的布包，皱眉不语。

女郎见状不由冷笑，扬鞭欲行，瞥眼却见廖风竹齐整整的发髻上插着黄澄澄、金灿灿、耀眼炫目的一支珠钗，女郎心中一动，抿唇想了想，道：“好，你上来吧！”

女郎等廖风竹上了马车，一甩长鞭纵马而行，问道：“喂，你去哪儿？”廖风竹黯然答道：“不知道。随便姑娘去哪儿，我跟去便是。”女郎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这人真有意思，就不怕本姑娘把你卖了吗？”廖风竹苦笑一笑，并未答言。

女郎又道：“瞧你那副倒霉相，八成是被男人休了吧？”廖风竹愕然。女郎一面熟练地驾辕，一面肆意地取笑道：“瞧你年纪不大，算不上人老珠黄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你男人干吗不要你了？哦，”她似乎恍然大悟，道，“我明白了，定是你不守妇道被人捉奸在床，哈哈，我猜想得对不对？”

廖风竹心口一痛，冲口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女郎哧哧笑道：“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不就羞恼成怒了吗？”

廖风竹道：“停车，我要下去！”

女郎道：“呦呦，脾气蛮大嘛！至于么，我不过随口一说，是不是的有什么要紧？你看，天上飘雪珠了，这里是荒郊野



外，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，你下了车能去哪儿？”

廖风竹哑口无言，掀开车帘一瞧，果真下雪了。慢慢地雪越下越大，过不多时鹅毛般的大雪片子纷纷坠落，顷刻间大地上覆了白茫茫的一层。廖风竹叹了口气，撂下车帘，回身坐了，闭上双眼。

女郎不再言声。

过了许久，廖风竹觉得头疼欲裂，浑身发烫，口里直发干。昏昏沉沉中有时听到女郎唱歌，有时听她独自嘟囔，有时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正在迷迷糊糊间，车帘刷地被掀开，一股劲风猛地袭来，廖风竹打个寒战，忙道：“好冷！”

强睁星眸一看，女郎撇着嘴站在车后，透过掀开的车帘，廖风竹见地上的雪足足半尺厚了，天上仍是揉棉扯絮一般，大片大片的雪片子，从彤云密布的天上坠落下来。

女郎道：“冷？天近黄昏能不冷吗？你且忍忍吧！”她故意让寒风扑进，道：“再往前行三十里，有座村庄，到了那里我去弄床被子给你盖。”

廖风竹想道谢，但张了张口，说不出话来。继而廖风竹一时似乎身坠冰窖，感到冷得出奇，几乎嘴唇冻僵了，脸、手、脚都冻僵了，最后全身都僵硬了；一时又热得出奇，几乎身在烈火中，又如是在滚水中。

女郎暗暗冷笑，将车帘朝车顶上一搭，任凭啸风肆进，自己却扭身走了。

大雪下了两天两夜尚未止息，将近三尺厚的雪被将大地罩得严严实实。京师快要到了，女郎的心事越来越重：“此刻拿她的珠钗不费吹灰之力，但日后她来追讨，可如何是好？”正想着，京师城门已赫然在目，女郎的眉心纠结成一团，眨着眼睛拿不定主意。



黄昏黑压压的乌云压在头顶，四野里皑皑无边的白毯一样。女郎回头看着车篷内满面通红、人事不省蜷缩在车厢中的廖风竹。

“喂，你醒醒！”女郎连叫几声，廖风竹声息皆无。“啊哈，她病得犹如死人一般，真是天赐良机！”女郎小声嘟囔，“不如我把她远远地扔到别处，即使她醒转来，也找不到我的行踪！”

女郎打定主意，猛地一带马匹绕过城门往南狂驰。随即哼道：“若不是我郑宝娟不敢杀人，便要了你的小命喽！”

大雪笼罩着空旷的四野，眼前没有山岭绵延，一马平川的平原让女郎感到了畅意。车轮轧着厚厚的雪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响声，棉絮般的大雪时紧时松、时断时续，兀自下个不停。

女郎不歇气地奔驰两日，又是一个黄昏。女郎心道：“离开京师行了大概得二三百里路了。那么，应该是在沧州境内。沧州历来匪类荟集，若将她扔至此处多半会被杀，岂不称了我心，永绝后患？”想罢，举目远眺，暮色苍茫中四周平展展雪茫茫，真是地薄树稀人迹皆无。

女郎止住马车，回身钻进车厢，用力拽起牙关紧咬、气息微微、浑身不住发抖的廖风竹，猛地一把推下，随即跳下车来。

或许是触地的震动令廖风竹有了知觉，朦朦胧胧中见女郎一手拔去自己的珠钗，廖风竹不知哪里来的气力，支起头来，道：“你——干吗？”

女郎见她醒转，不及细看珠钗，只觉沉甸甸凉丝丝的，心里暗喜，忙将它揣进怀中，几步蹿上马车，急急扬鞭而去。

廖风竹道：“把‘千古情债’还我！”说着，拼命爬起踉踉跄跄地追赶了几步，一个不支扑地栽倒。眼瞅着马车箭一般飞驰远去，廖风竹又恨又急，一股怒气冲到心头，几乎又昏过去，



她忙挣扎着再次爬起欲追。

不远处的枯木丛里忽然一声唿哨，跃出数人，为首的正是无情帮天字堂长老杨琼。此人乃辅助冷啸天金戈铁马创立无情帮的重要人物，平日在帮众中的威望仅次于帮主本人。

一阵寒森森的冷气直袭廖风竹的心头，她的身子摇晃了几下，尽力支撑着不倒下。杨琼身后有一人道：“夫人，别追啦。追回来也无用，黄泉路上戴与谁看？林泉又不会随你一起去死。”众人一阵哄笑。

杨琼道：“住口，休要胡说！”

那人不服气道：“我怎是胡说，她既做下没脸面没廉耻之事，还会怕人说么？”众人随声附和，道：“对！她就是个孽人、罪人、贱人！”

杨琼道：“再要胡说莫怪杨琼掌下无情！”众人这才隐忍不语，但各人面上皆是鄙夷不屑的神色。

廖风竹一肚子的苦水在心底翻腾，却极力忍住，道：“杨长老，你们在此作甚？”杨琼吸了口气，面现难色。

原先说话那人又道：“我们是奉帮主之命前来追杀你，廖风竹，你认命吧！”说完，提刀便要冲上，被杨琼伸臂拦住。

——真不承想冷啸天如此赶尽杀绝，廖风竹陡然心寒，仿佛一下子跌入冰潭，眼前漆黑不能视物。杨琼等人的身影变得模模糊糊的，她咬牙问道：“杨长老，我且问你，果真如此？”

杨琼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夫人，帮主只怕是无心的……”

廖风竹怒道：“他一向自负武功才智天下绝伦，这等拙劣的伎俩岂有看不透之理？——谁知他是有意还是无心！”

有人接口道：“纵是有意亦是应该，帮主说了，你死之后江湖上会传言是遭遇强匪而致命，如此一来，无情帮的声誉也就保住了，帮主他老人家宽宏大量，也免落个杀妻的恶名。”



似乎千钧巨石塌天压下，宛如万把钢锥乱戳心头，廖风竹只觉头欲裂心欲碎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她恨声骂道：“好毒！”隐隐约约的听杨琼说了句：“素日蒙夫人善待，受恩颇重，但属下实是上命难违，望夫人、望夫人恕罪！”隐隐约约的又感到刀来剑刺，廖风竹虚弱无力地躲闪几下，一头栽向地下。

廖风竹摔倒后，眼见一剑劈来，杨琼负手而立并未阻拦。廖风竹最后看了一眼阴云密布令人憔悴的黄昏，随即双目一闭，惨然心道：“我命休矣！可怜我廖风竹清清白白一颗心，干干净净一个人，竟要负冤含耻屈死黄泉！”跟着泪水滑落，昏厥过去。



第二章

千里断肠 关山古道

正在廖风竹危急之时，灰暗苍茫的夜色中走来一个矮小的身影。那身影眼见十数人围攻一名弱小的女子，其中一人举剑直劈向女子的咽喉，他大喝一声，将右手所提的食盒猛掷出去，跟着“哐啷”“当啷”两声，食盒与剑同时落地。

杨琼不料此处有人，打个唿哨，喊道：“算啦，咱们走！”说罢，率众扬长而去。

那身影赶至廖风竹身边，愣住了。他从未见过如此凄婉欲绝的女孩：毫无血色的戚戚惨颜上满布泪痕，纤弱无助的羸瘦身躯在瑟缩颤抖。女孩紧紧咬住的下唇渗出的血令人无端惊悸，感觉到她的寒心，彻头彻尾的寒心。那人心头一颤：“世上竟有一个如自己一般孤苦无依的女孩么？”一瞬间自他心底油然而生出窝心的怜惜来。

那人赶忙蹲身扶住廖风竹唤道：“姑娘，姑娘！”

廖风竹“唔”了一声，虚睁开眼，只看出是一个十几岁的瘦